

当她手中掌握最极致、可随心所欲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时，放弃，竟是她唯一的选项。



三部曲之二 | 升华之井(下)

THE WELL OF ASCENSION

A central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figure, possibly a character from the Mistborn series, rendered in a misty, ethereal, and somewhat abstract style. The figure appears to be in a dynamic pose, possibly falling or rising, with swirling mist or smoke around them. The colors are primarily purple and blue, matching the overall theme of the book cover.

迷雾之子

MISTBORN

[美]布兰登·桑德森 著

丁剑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迷雾之子 MISTBORN



三部曲之二 | 升华之井 (下)
THE WELL OF ASCENSION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丁剑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2-164 号

MISBORN:THE WELL OF ASCENSION

© 2007 by Brandon Sanders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randon Sanderson c/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雾之子Ⅱ：升华之井 / (美) 桑德森著；丁剑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幻想文学精选)

ISBN 978-7-5520-0042-9

I. ①迷… II. ①桑…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0286号

出品人：缪宏才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黄诗韵

特约编辑：沈丽凝

营销编辑：陈 轶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陈 炯

迷雾之子Ⅱ：升华之井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丁剑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20002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字数 46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23.75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042-9/I · 053

定价：60.00元

在预知未来的学术领域里，有一个位置注定是我的，我把自己视为发言人，预言永世英雄出现的先知。宣布放弃阿兰迪就意味着，我的新地位、我的声誉会被其他人全盘否决。

因此我没有那样做。



34

“那样不行，”伊兰德摇着头说，“我们需要一个全票通过的决议，才能废除一个议员，当然除掉那些被剥夺职位的人。我们绝对否决不了所有八个商人议员。”

汉姆看起来有点泄气。伊兰德知道汉姆喜欢自视为哲学家，实际上，汉姆有很好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是，他不是学者。他喜欢思考问题和答案，但他没有精细地研究文本，找出其中的含义和暗示的经验。

伊兰德瞟了萨奇德一眼，后者正坐在他前面的桌子旁，面前摊着一本书。萨奇德面前至少摆着十本书。可是，有趣的是，他的这摞书摆得整整齐齐，书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封面平平整整。伊兰德自己的一摞书则横七竖八，书里还夹杂着乱七八糟的笔记。

一个人在房间里能堆那么多书是很让人惊讶的，而且只有在他不喜欢在房间里多走动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汉姆坐在地板上，身边也放着一小堆书，尽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表达他的一个个新想法。婷德薇尔坐在一把椅子上，但没有做研究。这位特里斯女士非常乐于训练伊兰德做一个好国王；但是，她拒绝进行研究，并为伊兰德提供如何保住王位的建议。在她眼里，就好像在做教

练和政治顾问之间有一个不可见的界限。

伊兰德想：好在萨奇德不是那样，如果他也那样的话，御主大帝大概还掌管着一切。事实上，纹和我也许都死于非命了，萨奇德才是当纹被审判官囚禁时真正营救她的人，而不是我。

他不喜欢想那件事。他那次鲁莽的营救行动现在看起来就像是所有他做错的那些事情的一个象征。他一直是充满善意的，但却很少能把这种善意传达出去。这一点一定得改改。

“看这个怎么样，陛下？”说话的是屋里唯一的一个外人，一个名叫诺登的学者。伊兰德极力不去看他眼睛周围错综复杂的纹身，那些纹身表明诺登从前的身份是圣务官。他戴着大眼镜来遮挡那些纹身，从前他在钢铁教团地位不低。他能放弃他的信仰，但那纹身是去不掉了。

“你有什么发现？”伊兰德问。

“一些关于赛特领主的信息，陛下，”诺登说，“我是在你从御主大帝宫殿里带出来的一本账册上发现的。看来赛特对卢萨岱尔的政治并不像他表现得那么漠不关心。”诺登一边说着自己的发现，一边咯咯地笑了几声。

伊兰德还没遇见过像他这么快活的圣务官。也许这就是诺登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类那样离开卢萨岱尔的原因：他确实看上去不像他们那个阶层的人。他是伊兰德找到的人里唯一能在他的新王国里担当书记员和官吏的人物。

伊兰德浏览了诺登的发现。尽管那页书上都是数字而非文字，但他很快梳理出了其中的信息。赛特曾经和卢萨岱尔有庞大的贸易往来。他的大部分生意是利用小家族做幌子进行的。那也许能瞒过卢萨岱尔的贵族，却逃不脱圣务官的法眼。

诺登把账册递给萨奇德，后者也浏览了上面的数字。

“所以，”诺登说，“赛特领主想表现出一副和卢萨岱尔毫无瓜葛的样子，他那副胡子和蛮横的态度只是为了加强这种印象。然而，他一直暗中操纵着这里的事情。”

伊兰德点点头。“也许他意识到，假装和他们划清界限并不能避免政治争

夺。他不可能在没有牢固的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取得足够的权力。”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萨奇德问。

“在这场游戏里，赛特比他希望人们认为的有能力得多，”伊兰德站起来说，然后他跨过一堆书，回到自己的椅子旁，“不过，我认为从他昨天对付我和议会的方式来看，那已经很明显了。”

诺登咯咯地笑起来。“你该看看你们昨天的表情，陛下。在赛特表明自己身份时，事实上有几个贵族议员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认为你们这些没跳起来的，只是因为震惊了，所以……”

“诺登？”伊兰德说。

“是，陛下？”

“请不要跑题。”

“嗯，好的，陛下。”

“萨奇德？”伊兰德问，“你怎么想？”

萨奇德从手里的书上抬起了头，他正看着一本伊兰德编著的城市法典的注解版。他摇了摇头。“我想，你这本法典编得很完善。假如议会选他的话，我能阻止对他任命的办法很少。”

“你太尽职了，以至于无法为自己争取利益。”诺登说。

“不幸的是，我很少能做到，这次却做到了。”伊兰德坐下来，揉着眼睛说。

这就是纹一直以来的感觉吗？他想。她睡得比他还少，而且她一直没有消停过，奔跑、搏斗、刺探。然而，她又一直显得精力充沛，而自己仅仅做了几天辛苦的研究，就开始萎靡不振了。

集中精力，他告诫自己。他必须了解你的敌人，这样才能和他们斗争下去。一定有摆脱这种局面的办法。

道克森还在撰写给其他议员的信件。伊兰德想和那些愿意和他会面的议员进行会谈。不幸的是，他的预感告诉他这样的人可能为数不多。他们已经把他选下去了，而且现在他们得到了选择，一个似乎能够摆脱困境的简单的

途径。

“陛下……”诺登慢吞吞地说，“我们让赛特得到王位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他能有多糟糕？”

伊兰德愣住了。他雇用这个前圣务官的原因之一是诺登与众不同的视角。他不是斯卡人，也不是贵族，而且他不是窃贼。他只是个学者型的小人物，他进入政府部门的原因是为了不去做商人。

对他来说，御主大帝的死是毁掉他生活道路的大灾难。他不是坏人，但他没有真正意识到斯卡人的困境。

“你对我制定的法律怎么看，诺登？”伊兰德问。

“非常好，陛下，”诺登说，“极好地继承了古典哲学的思想，并增加了现代现实主义的强大元素。”

“赛特会尊重这些法律吗？”伊兰德问。

“我不知道，我还没跟这个人见过面。”

“以你的直觉来看呢？”

诺登犹豫了一下。“不会，”他说，“他不是那种依照法律进行统治的人。他做事全凭自己的喜好。”

“他只会带来混乱，”伊兰德说，“看看我们从他老家和那些被他占领的地方得到的情报，那里都是一片混乱。他给了我们结盟的承诺，还有入侵的威胁，很难说是威胁，他已经包围了我们。把这些结合起来看，让他在卢萨岱尔掌权只会给我们造成另一次崩溃。”

诺登抓了抓脸颊，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继续进行阅读。

我能说服他，但愿我同样能说服那些议员，伊兰德想。

但诺登是个学者，他的思考方式和伊兰德是一样的。合乎逻辑的事实对他来说就够了，而对富人而言，稳定的承诺则更有吸引力。议会完全是另一种怪物。贵族希望回到他们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商人们则看到了他们取得一直羡慕的爵位的机会；而斯卡人只是担心一场凶残的屠杀。

然而，虽然这是普遍的想法，彭罗德领主还是把自己视为这座城市的族

长——最有名望的贵族，要以保守的态度来处理它面临的难题。齐纳勒，一名钢铁工人，认为中央辖区需要和周围的王国保持血族关系。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和赛特结盟是保护卢萨岱尔的最佳途径。

二十三名议员中的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目标和难题。这就是伊兰德所思考的：在这种环境里涌现出来的这些念头。他不希望他们的这些想法和他自己的发生抵触。

“你是对的，汉姆。”伊兰德扭头对汉姆说。

汉姆抬起头，表情有些迷惑。

“一开始，你和其他人就希望和两支军队之一结盟，把这座城市交给他们，以此换取城市的安全。”

“我记得。”汉姆说。

“嗯，那正是人们所希望的，”伊兰德说，“无论我同意与否，现在他们准备把城市交给赛特。我们本来应该按你的计划去做。”

“陛下？”萨奇德平静地问。

“嗯？”

“抱歉，但依照人民的意愿行事不是你的职责。”

伊兰德眨着眼睛。“你这话就像是婷德薇尔说的。”

“我认识一些和她一样睿智的人，陛下。”萨奇德看着婷德薇尔说道。

“啊，那么，你们两个人的看法我都不赞成，”伊兰德说，“领袖应该只受他统治的人民的共识的领导。”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陛下，”萨奇德说，“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虽然我的确相信这个理论，但我不认为你的责任是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你的责任是遵循你的良心，尽可能好地领导他们。你必须对那些你希望领导的人真诚，陛下。如果那个人不是人民心目中应该领导他们的人，那么他们将选择另一个人。”

伊兰德没有说话。是呀，当然。要是我不应该成为我制定的法律的例外，那我也不应该成为我所信奉的道德的例外。萨奇德的话确实只是婷德薇尔说过

的关于自信的话的另一种表述，但萨奇德的解释似乎更好一些，也更诚实。

“总是想着人们对你的希望只会导致混乱，我认为，”萨奇德说，“你不能使他们所有的人满意，伊兰德·樊乔。”

书房的小换气窗“砰”的一声打开了，纹从窗户里跳了进来，身后拖着一蓬雾气。她关上窗，打量着房间里。

“这么多？”她怀疑地问，“你找了更多的书？”

“当然。”伊兰德说。

“人们到底写了多少这种东西？”她气恼地问。

伊兰德张了张嘴，看着她眼睛里闪动的光，但没说话。后来，他叹了口气。“你真是无药可救。”他说着，然后低下头继续写信。

他听到背后传来的衣服摩擦声，接着纹就落在了他的一堆书上，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在书上站得稳稳当当。她迷雾斗篷的飘带垂落在身侧，弄糊了他信上的墨迹。

伊兰德叹了口气。

“哦，”纹把斗篷拉回来说，“对不起。”

“真有必要每次都这样跳来跳去吗，纹？”伊兰德问。

纹从书堆上跳下来。“对不起，”她咬着嘴唇说，“萨奇德说这是因为迷雾之子喜欢站在高处，这样我们才能看见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

伊兰德点点头，继续写信。他宁可亲手撰写这些信，但他需要一个抄写员把这封信重新抄写一遍。他摇着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纹看着伊兰德起草信件。萨奇德坐着阅读，伊兰德的书记员之一——那个圣务官也一样。她看着那个人，发现他在座位上缩了一下身子。他知道纹从来没有信任过他。祭司不应该这样快活的。

她急切地想告诉伊兰德她对德默克斯的发现，但她犹豫了。在场的人太多，而她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只有她的直觉。所以，她克制住自己，朝房间里打量着。

房间里死气沉沉的。婷德薇尔目光呆滞地坐在座位上，也许她在脑子里回

顾着一些古老的传记。甚至连汉姆也在阅读，虽然他书翻了一本又一本，那些书却没有固定的主题。纹感到自己也应该研究点什么。她想到了她那些关于黑暗力量和永世英雄的笔记，但那些东西并不能让她把他们赶到外面去。

她不能告诉他们德默克斯的事，但是，她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

“伊兰德，”她小声说，“我有点事要告诉你。”

“嗯？”

“我和奥索尔吃晚饭的时候，听到了仆人的谈话，”纹说，“他们认识的一些人最近生了病，人数不少。我想，也许有人在破坏我们的水源。”

“是的，”伊兰德说，还在写着字，“我知道。城里有几口水井被人下了毒。”

“是吗？”

他点点头。“早些时候你来找我时我没有告诉你吗？我和汉姆就是去那里了。”

“你没告诉我。”

“我以为我对你说过了。”伊兰德皱着眉头说。

纹摇了摇头。

“我道歉。”他俯过身子吻了她一下，然后坐回去继续起草书信。

一个吻就能搪塞过去？她闷闷不乐地想着，在一摞书上坐了下来。

真无聊，伊兰德本来不应该这么快就告诉她的。而且，这样的对话让她感觉很奇怪。在从前，他碰到什么棘手问题时，会让她帮忙做些事情的。现在，他显然在靠自己处理。

萨奇德叹息一声，合上手里的大部头书。“陛下，我找不到漏洞。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你的法典读了六遍。”

伊兰德点点头。“我也担心这个。我们要利用这部法典争取优势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故意曲解它，那正是我不愿意做的。”

“你是个诚实的人，陛下，”萨奇德说，“要是你察觉法律的漏洞，你就会修正它。就算你没有发现，在你征求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中的某个人也会

发现的。”

纹心想：他让他们称他为“陛下”，他过去总是制止他们这样做。为什么现在又让他们这么称呼了？

奇怪，在王位被人抢走之后，伊兰德终于开始把自己当作国王了。

“等等，”婷德薇尔说，她的眼睛恢复了神采，“在他的法典生效之前，你就通读过了，萨奇德？”

萨奇德的脸红了。

“是的，”伊兰德说，“事实上，萨奇德的建议和意见对我起草这部法典帮助很大。”

“我明白了。”婷德薇尔绷着嘴唇说。

伊兰德皱起了眉头。“婷德薇尔，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你参加。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我很欣赏你的建议，但我不允许你冒犯我的一个朋友和客人，即使这种冒犯不是直接的。”

“对不起，陛下。”

“你不用向我道歉，”伊兰德说，“你要向萨奇德道歉，或者你离开这里。”

婷德薇尔坐了片刻，然后她站起身离开了房间。伊兰德没有表示任何不快。他回头继续写信。

“你不用这样做，陛下，”萨奇德说，“婷德薇尔对我的意见是有根据的，我想。”

“我会照我看来适当的方法去做，萨奇德，”伊兰德一边写字一边说，“无意冒犯，我的朋友，你从前一直让人们恶劣地对待你。在我家里我不允许这样，冒犯你对我的法律帮助，同时也冒犯了我。”

萨奇德点点头，然后伸手拿起了另一册书。

纹静坐着。他变得太快了，从婷德薇尔来这里算起才过了多长时间？两个月？伊兰德说的这些话和他以前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说这些话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语气坚决，带着一种令人不容忽视的口气。

纹想：这是因为他权力的丧失，军队面临的危机。这些压力正迫使他改变，使他或者挺身而出负起领导的责任，或者一败涂地。他知道了有关水井的事。还有什么他已经察觉，却没有告诉她？

“伊兰德，”纹说，“我对黑暗力量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非常好，纹，”伊兰德微笑着对她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纹点点头，对他笑了笑。不过，她更担心了。他不像从前那样迟疑不决，不再需要那么依赖别人的帮助。

他不再需要我了。

可这种想法太傻了。伊兰德爱她，她很清楚。他才华的展露并不会减少她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但她无法消除内心的担忧。他从前曾经离开过她，在他用他们的恋情来换取家族的需要时，那一次几乎令她崩溃。

要是他现在抛弃她会怎么样？

他不会的，她告诉自己。他不是那种人。

但是，好人也会在交往中犯错，是吗？人们常常会分手，特别是起点非常不同的人。虽然她有自信，但她还是听到了心底一个细小的声音。

那声音她以为早已被自己驱散，她以为自己再不会听到这个声音了。

抢先离开他，那样你就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她哥哥睿的声音似乎又在她脑子里低声响起来。

纹听到外面的沙沙声。她轻轻仰起头，那声音很轻，其他人都听不到。她站起来，朝换气窗走去。

“回去巡逻？”伊兰德问。

她转过身子，点了点头。

“也许你会去检查一下赛特在哈斯丁城堡的防卫。”伊兰德说。

纹又点了点头。伊兰德对她微微一笑，然后转头继续写信。纹拉开窗户，走进夜色里。赞恩正站在迷雾里，双脚搁在窗户下的石沿上。他的身体倾斜着，脚抵着墙，身体斜着伸在夜空里。

纹向旁边瞟了一眼，注意到了赞恩仅仅靠拉这么一点金属就保持了身体的平衡。另一种令人惊叹的技巧。他在夜色里向她微笑着。

“赞恩？”她小声道。

赞恩朝上面使了个眼色，纹点点头。片刻后，他们就站到了樊乔城堡的金属屋顶上。

纹转身问赞恩：“你去哪里了？”

赞恩出手了。

纹在赞恩逼近时吃惊地向后跳去，黑色的身影，闪亮的刀光。她半踩着房檐落了地，心情紧张。又要打一场？她心想。

赞恩又是一击，他的刀子在她弯腰躲闪时危险地擦着她的脖子掠过。这一次他的攻击显得很不一样，带着危险的意味。

纹咒骂着拔出自己的匕首，向后一跳，躲开了另一次进攻。在她躲闪时，赞恩的匕首划破空气，切掉了她迷雾斗篷上的一根飘带。

纹转身面对着他。赞恩朝前走来，却没有摆出格斗的姿势。他看起来很沉着，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仿佛在走向一个老朋友，而不是奔赴一场厮杀。

那好吧，纹想着，向前一跃，挥起了匕首。

赞恩随意地向前一步，身体微微一侧，躲过了她的匕首。他一伸手，毫不费力地抓住了她的另一只手，制止了她的进攻。

纹愣住了，没有人能这样强大。赞恩低头看着她，目光深邃。他的表情显得冷淡而镇定。

他在燃烧天金。

纹挣脱他的控制，向后跳开。赞恩任由她跳开，看着她蹲伏在地上，看着她额头上冒出了冷汗。纹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鲜明的恐惧。自从知道天金这种东西后她就担心这一天的到来。这是一种明白自己无能为力的恐惧，尽管她有种种能力和技巧也无法克服。

对死亡的恐惧。

她想转身跳开，但赞恩在她行动之前纵身跳到了她前面。他能抢先一步知

道她的动作。他从后面抓住纹的肩膀，把她向后拉，朝铁板上掷下去。

纹重重地摔在铁皮屋顶上，疼得倒抽一口气。赞恩站在她身边，低头看着她，似乎在等待着。

我不能这样被打败！我不能像猫爪下的老鼠一样被杀死！纹绝望地想。

她举手朝他的腿刺了一刀，但毫无作用。他把腿稍微向后一挪，很有分寸，于是她那一刀连他的裤脚都没碰到。她就像一个小孩，被一个身材更高、更有力量的敌人阻挡在远处一样。现在想来，普通人和她搏斗时一定也是这种感觉。

赞恩站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你想怎样？”纹问道。

“你真的没有？”他平静地说，“御主大帝藏起来的天金？”

“没有。”她说。

“你一点都没有了？”他面无表情地问。

“和赛特的刺客打的那天我用完了最后一颗。”

他静静地站了片刻，然后转身从她身边走开了。纹坐起身，心怦怦跳着，手也有点抖。她挣扎着站起来，然后找回自己落下的匕首，那柄匕首已经在屋顶的铜板上摔碎了。

在迷雾里，赞恩转身看着她，一言不发。

赞恩在黑暗里注视着她，看着她的恐惧，还有她的决心。

“我父亲想让我杀你。”赞恩说。

他看着她，眼神里仍然带着惧意。她很坚强，而且能成功地压制住内心的恐惧。从他们的间谍那里得到的情报看，纹在拜访斯特拉夫时说的话全是真的。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天金了。

“这就是你站在那里的原因吗？”她问道。

赞恩点点头，转开了身子。

“那么，”她问，“为什么还让我活着？”

“我不明白，”他承认，“也许我还是会杀了你。但是……我不是非得这

样。我可以不执行他的命令。我可以把你带走，那也有同样的作用。”

他转身对着她。纹正皱着眉头，她的身子在迷雾里显得娇小而安静。

“跟我走，”他说，“我们都离开，斯特拉夫将失去他的迷雾之子，伊兰德也会失去他的。我们都可以不做他们的工具，而且我们都能得到自由。”

她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最后，她摇了摇头，“这……我们之间的事情，赞恩，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你的意思是？”他朝前一步，问道。

纹看着他，“我爱伊兰德，赞恩。我真的爱他。”

你以为你就不能对我有同样的感情吗？我曾在你眼睛里看到的那种神情又怎么说，那种渴望？不，这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对吗？赞恩想。

从来不是。

然而，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他转过身。“明白了，原来一直都是这样。”

“那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伊兰德……

“杀了他。”神灵低语着。

赞恩用力闭紧眼睛。她是不会上当的。在街头长大、与窃贼和骗子为友的女人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这正是困难之处。她需要明白那些让赞恩恐惧的东西。

她需要知道真相。

“赞恩？”纹问道，看上去仍然为他的攻击感到震惊，但她是那种恢复得很快的人。

“你看不出那些相同之处吗？”赞恩转身问道，“一样的鼻子，脸庞上同样的线条，我的头发剪得比他短，但有着同样的发卷。难道这些很难看出来吗？”

她震惊得喘不过气来。

“还有哪个迷雾之子能被斯特拉夫当成心腹？”赞恩问，“还有什么原因使他允许我如此接近，还有什么原因能使他处之泰然地让我加入他的计划？”

“你是他的儿子，”纹小声说，“伊兰德的兄弟。”

赞恩点了点头。

“伊兰德……”

“他一直不知道我，”赞恩说，“改天问问他我父亲的风流习性吧。”

“他告诉过我，”纹说，“斯特拉夫喜欢找情妇。”

“原因有很多，”赞恩说，“更多女人意味着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更多的熔金术师，更多的熔金术师意味着派迷雾之子刺杀你的可能性更大。”

微风吹动迷雾，从他们身边漫过。远处传来了一个巡逻士兵盔甲的丁当声。

“御主大帝在世的时候，我的身份不可能得到承认，”赞恩说，“你知道那些圣务官是多么严厉。我在阴影里长大。你在街头生活过，我想那很可怕。不过，想想不被父亲承认，在自己家里靠残羹剩饭生存，被人像乞丐一样对待是个什么样子。想想看着你的兄弟，一个跟你一般大的男孩子，备受宠爱。看着他对你渴望拥有的那些东西不屑一顾。舒适，悠闲，爱……”

“你一定很恨他。”纹轻声说。

“恨？”赞恩问，“不，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而恨他呢？伊兰德又没对我怎么样过。另外，斯特拉夫最终发现了一个需要我的理由：在我被绑架后，他终于得到了他二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不，我不恨伊兰德。不过，有时候我确实羡慕他。他有了一切，但是，在我看来他还是不为此感恩。”

纹静静地站着。“对不起。”

赞恩猛地摇了摇头。“不要怜悯我，女人。如果我是伊兰德的话，我就不会是迷雾之子，我就不会懂得迷雾，也不会知道独立生存和憎恨的感受。”他转过头，盯着她的眼睛，“你不认为当一个人被迫在没有爱的环境里生活很久后，他最好要对爱感恩吗？”

“我……”

赞恩把头别开。“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今晚来这里不是为了感伤我的童年。我是来警告你的。”

纹紧张起来。

“不久前，”赞恩说，“我父亲放了几百名难民通过路障朝城里来了。你听说过克洛兽军队吗？”

纹点点头。

“它们早些时候攻击和洗劫了苏斯纳城。”

纹感到一阵惊恐。苏斯纳距离卢萨岱尔只有一天的路程。克洛兽要来了。

“那些难民向我父亲寻求帮助，”赞恩说，“他就把他们送到你们这边来了。”

“让城里的人更害怕，”纹说，“让城里的资源消耗得更快。”

赞恩点点头。“我想给你一个警示：这些难民，还有我得到的命令。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吧，纹。想想那个声称爱你的人。你知道他不懂得你。如果你离开，那对你们都有好处。”

纹皱着眉头。赞恩向她微微颌首，然后推着金属屋顶跳进了夜空。她仍然不相信他说的关于伊兰德的话。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啊，证据很快就会有。她很快就知道了，她会很快明白伊兰德对她的真实想法。

但现在我这样做了。让大家知道我，柯万，特里斯的创世师，是一个骗子。



感觉就像她要再次参加舞会一样。

如果在大崩溃前几个月，穿着这件美丽的栗色礼裙去参加舞会一定非常合适。它不是传统的样式，却很时尚，对衣服所作的修改反而使它看上去更